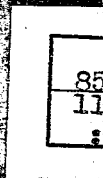


故事一百種

槍挑小梁王

上海大眾書局印行



857.61
119.3
172



槍挑小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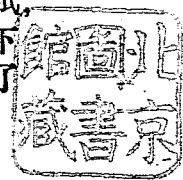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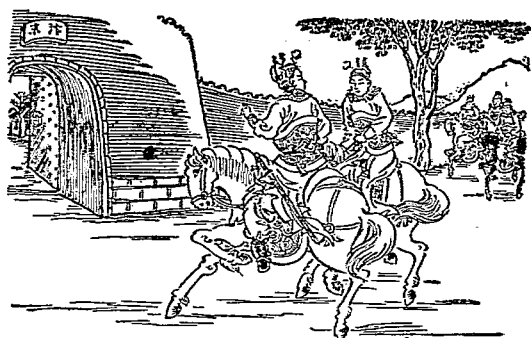
槍挑小梁王

話說：岳飛湯懷張顯牛皋王貴五箇人。到汴京來考試，下了客店以後，岳飛便帶了劉節度的信，來見留守宗澤。宗澤試了試

他武藝，果然高強出衆，心裏十分歡喜。便道：『賢契武藝超羣，堪爲大將，但是那些行兵佈陣之法，也會溫習否？』岳大爺道：『按圖佈陣，乃是固執之法，亦不必深究。』宗爺聽了這話，心上覺得不悅，便道：『據你這等說，古人這些兵書

808403





陣法，都不必用了？』岳大爺道：『擺了陣，然後交戰，此乃兵家之常——但不可執死不變。古時與今時不同，戰場有廣狹險易，豈可用一定的陣圖？夫用兵大要，須要出奇，使那敵人不能測度我之虛實，方可取勝。倘然敵人倉卒而來，或四面圍困，那時怎得工夫擺佈了陣勢，再與他廝殺？用兵之妙，只要以權濟變，全在一心也。』

國家棟梁，劉節度可謂識人——但是賢契，早來三年固好，遲來

宗爺聽了這一番議論道：『真乃

三年也好，此時真正不湊巧！』岳大爺道：『不知大老爺何故忽發此言？』宗爺道：『賢契不知，只因現有個藩王，姓柴名桂——乃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在滇南南寧州，封爲小梁王，因來朝



賀當今天子，不知聽了何人言語，今科要在此奪取狀元。不想聖上點了四個大主考：一個是丞相張邦昌，一個是兵部大堂王鐸，一個是右軍都督張俊，一個就是下官。那柴桂送進

王兵部與張都督也收了；只有老夫未曾收他的。如今他三個作主，要中他作狀元——所以說不湊巧。」岳大爺道：「此事還求大老爺作主！」宗爺道：「爲國求賢，自然要取真才——但此事有些周折……今日本該相留賢契，再坐一談，只恐耳目招搖未便。且請回寓，待到臨期之時，再作道理便了。」

到了進場前一天的晚上，店主人將夜飯送上樓來。岳大爺道：「主人家，我等三年一望，明日是十五了，要進場去的，可早些預備飯來，與我們吃。」店主人道：「相公們放心！我們店裏有許多相公，總是明早要進場的。今夜我們家裏，一夜不睡的。」岳大爺道：「只要早些就是了。」弟兄們吃了夜飯，一同安寢。

到了四更時分，主人上樓，相請梳洗；衆弟兄卽起身來梳洗。

吃飯已畢，各各端正披掛。但見湯懷白袍銀甲，插箭彎弓；張顯綠袍金甲，掛劍懸鞭；王貴紅袍金甲，渾如一團火炭；牛皋鐵盔鐵甲，好似一朵烏雲；祇有岳大爺，還是考武舉時的舊破戰袍。看他兄弟五個，袍甲索瑯瑯的響，一同下樓來；到店門外，各人上馬。祇見一個走堂的小二，拿着一盞燈籠，高高的擎起送考。衆人正待起身，祇見又一個小二，左手托個糖果盒，右手提著一大壺酒；主人便叫：『各位相公，請吃上馬杯，好搶個狀元回去。』每人吃了三大杯，然後一齊拍馬往校場而來。

到得校場門首，衆弟兄一齊進了校場，祇看各省舉子，先來的，後到的，人山人海，擁擠不開。岳大爺道：『此處人多，不如到略靜的地方去站站。』就走過演武廳後首站了。停了一會，看看天

色漸明，那九省四郡的好漢，俱已到齊。只見張邦昌、王鐸、張俊，三位主考，一齊進了校場，到演武廳坐下；不多時，宗澤也到了。上了演武廳，與三人行禮畢，坐著用過了茶。

宗爺心裏暗道：「他三人主意已定，這狀元必然要中梁王；不如傳他上來先考。」便叫旗牌：「傳那南寧州的舉子柴桂上來。」旗牌答應一聲：「呀！」就走下來，大叫一聲：「大老爺有令：傳南寧州舉子柴桂上廳來聽令。」那梁王答應一聲，隨走上演武廳來，向上作了一揖，站在一邊聽令。宗爺道：「你就是梁王麼？」梁王道：「是。」宗爺道：「你既來考試，爲何參見不跪，如此作大麼？」自古道：「作此官，行此禮。」你若不考，原是一家藩王，自然請你上坐；今既來考試，就降作了舉子了。那有舉子見了主考不

跪之理？你好端端一個藩王，不要做，不知聽信那一個奸臣的言語，反自棄大就小，來奪狀元，有什麼好處？——況且今日天下英雄，俱齊集於此，內中豈無高強手段，倍勝於你？怎能穩穩狀元到？手？你不如休了此心，仍回本郡，完全名節，豈不爲美？快去想來！

梁王被宗爺一頓發作，無可奈何，只得低頭跪下，開口不得。

那張邦昌看見，急得好生焦躁：『也罷！待我也叫岳飛上來，罵他一場，好出氣。』便叫：『旗牌過來。』旗牌答應上來道：『大老爺有何分付？』張邦昌道：『你去傳那湯陰縣的舉子岳飛上來。』旗牌答應了一聲，就走將下來，叫一聲：『湯陰縣岳飛上廳聽令。』岳飛聽見，連忙答應上廳，看見柴王跪在宗爺面前，他就跪在張邦昌面前叩頭。邦昌道：『你就是岳飛麼？』岳飛應聲道：

『是。』邦昌道：『看你這般人不出衆，貌不驚人，有何本事，要想作狀元麼？』岳飛道：『小人怎敢妄想作狀元——但今科場中，有



幾千舉子，多來考試，那一個不想做狀元？其實狀元只有一個，那千餘人，那能個個狀元到手？武舉也不過隨例應試，怎敢妄想？』張邦昌本待要罵他一頓，不道被岳大爺回出這幾句話來，怎麼罵得出口？便道：『也罷。先考你二人的本事如何？再考別人。』且問你用的是什麼兵器？』岳大爺道：『是槍。』邦昌又問梁王：『用何

兵器？』梁王說：『是刀。』邦昌就命岳飛做槍論，梁王做刀論。二人領命下來，就在演武廳兩旁，擺列桌子紙筆，各去作論——若論柴桂才學，原是真的；因被宗澤發作了一場，氣得昏頭搭腦。下筆寫了一個「刀」字，不覺出了頭，竟像了個「力」字，自覺心中著急，只得描上幾筆，弄得刀不成刀，力不成力，只好塗去另寫幾行。不期岳爺早已上來交卷，梁王諒來不妥當，也只得上來交卷。邦昌先將梁王的卷子一看，就籠在袖裏；再看岳飛的文字，喫驚道：『此人之文才，比我還好，怪不得宗老頭兒愛他。』乃故意喝道：『這樣文字，也來搶狀元！』把卷子望下一擲，喝一聲：『拏出去！』左右呼的一聲，擁將上來，正待動手；宗爺呼喚一聲：『不許動手，且住着！』左右人役，見宗大老爺呼喚，誰敢違令？便一齊

站住。宗老爺分付：『把岳飛的卷子取上來我看。』左右又怕張太師發作，面面相覷，多不敢去拾。岳大爺只得自己取了卷子，呈上宗爺。宗爺接來放於桌上，展開細看，果然是言言比金石，字字賽珠璣。暗想：『這奸賊如此輕才重利。』也把卷子籠在袖裏。

張邦昌道：『岳飛且不要說你的文字不好，今問你敢與梁王比箭麼？』岳大爺道：『老爺有令，誰敢不遵？』宗爺心中暗喜：『若說比箭，此賊就上了當了！』便叫左右：『把箭垛擺列在一百數十步之外。』梁王看見靶子甚遠，就向張邦昌稟道：『柴桂弓輒，先讓岳飛射罷。』邦昌遂叫岳飛下階先射。又暗暗的叫親隨人去將靶子移到二百四十步，令岳飛不敢射，就好將他趕出去了。誰知道岳大爺卻不慌不忙，立定了身，當天下英雄之面，開



弓搭箭，真個是「弓開如滿月，箭發似流星」；颼颼的一連射了九枝，祇見那搖旗的，搖一個不住，擂鼓的，擂得個手酸，方纔射完了。那監箭官，將九枝箭，連那射透的箭靶，一齊捧上廳來，跪著；張邦昌看那九枝箭並那靶子一總擺在地下，只聽得那官兒稟道：「這舉子箭法出衆，九枝箭俱從一孔而出。」邦昌等不得他說完，就大喝一聲：「胡說！還不快拏下去。」

那梁王自想：『箭是比他不過了，不若與他比武，以便將言語打動他，令他詐輸，讓這狀元與我。若不依從，趁勢把他砍死，不怕他要我償命。』算計已定。就稟道：『岳飛之箭皆中，倘然柴桂也中了，何以分別高下？不若與他比武罷。』邦昌聽了，就命岳飛與梁王比武。

梁王聽了，隨即走下廳來，整鞍上馬，手提著一柄金背大砍刀，拍馬先自往教場中間站定，使開一個門戶。叫聲：『岳飛，快上來，看孤家的刀罷！』這岳大爺，雖然武藝高強，怕他是個王子，怎好交手；不免心裏有些躊躇。勉強上了馬，倒提著鎗，慢騰騰的懶得上前；那教場中來考的看的，有千千萬萬，見岳飛這般光景，俱道：『這個舉子，那裏是梁王的對手？一定要輸的了！』

且說梁王見岳飛來到面前，便輕輕的道：『岳飛，孤家有一句話與你講：你若肯詐敗下去，成就了孤家大事，就重重的賞你；若不依從，恐你的性命難保。』岳大爺道：『千歲分付，本該從命，但今日在此考的，不獨岳飛一人，你看天下英雄，聚集不少，那一個不是十載寒窗，苦心學習，只望到此取個功名，榮宗耀祖。今千歲乃是堂堂一國藩王，富貴已極，何苦要佔奪一個武狀元，反丟卻藩王之貴，與這些寒士爭名？豈不上負主上求賢之意，下屈英雄報國之心？竊爲千歲不取，請自三思！不如還讓這些窮舉子考罷。』梁王聽了大怒道：『好狗頭！孤家好意勸你，你若順了孤家，豈愁富貴？反是這等胡言亂語，不中擡舉的狗才！看刀罷！』

說罷，爺的一刀，望岳大爺頂門上砍來。岳大爺把槍望左右

一隔，架開了刀。梁王又一刀攔腰砍來。岳大爺將槍桿橫倒，望右邊架住——這原是一「鷗子大翻身」的家數，但是不曾使全——惱得那梁王心頭火起，舉起刀來，噹，噹，噹，一連六七刀。岳大爺使個解數，叫作「童子抱心勢」，東來東架，西來西架，那裏會被他砍著？梁王收刀回馬，轉演武廳來。岳大爺亦隨後跟來，看他怎麼。

只見梁王下馬上廳來，稟張邦昌道：「岳飛武藝平常，怎能上陣交鋒？」邦昌道：「我亦見他武藝不及千歲。」宗爺見岳飛跪在梁王後頭，便喚上前問道：「你這樣武藝，怎麼也想來爭功名？」岳飛稟道：「武舉非是武藝不精，只爲與梁王尊卑之分，不敢交手。」宗爺道：「既如此說，你就不該來考了。」岳大爺道：「

三年一望，怎肯不考？但是往常考試，不過跑馬、射箭、舞劍、使刀，以品優劣。如今與梁王刀槍相向，走馬交鋒，豈無失誤？他是藩王尊位，倘然把武舉傷了，武舉白送了性命；設或武舉偶然失手傷了梁王，梁王怎肯干休？不但武舉性命難保，還要拖累別人。如今祇要求各位大老爺作主，令梁王與武舉各立下一張生死文書：不論那個失手，傷了性命，大家不要償命，武舉纔敢交手。」宗爺道：「這話也說得是。自古道：『壯士臨陣，不死也要帶傷。』那裏保得定？柴桂你願不願？」梁王尚在躊躇，張邦昌便道：「岳飛好一張利嘴！看你有甚本事，說得這等決絕！千歲可就同他立下生死文書，倘他傷了命，好叫衆舉子心服。免得別有話說。」梁王無奈，只得各人把文書寫定，大家畫了花押，呈上四位主考，各用了印。

梁王的交與岳飛，岳飛的交與梁王。梁王就把文書，交與張邦昌，張邦昌接來收好。岳大爺看見，也將文書來交與宗澤。宗爺道：『這是你自家的性命交關，自然自家收著。與我何涉？卻來交與我收！還不下去。』岳大爺連聲道：『是！是！是！』

兩個一齊下廳來，岳大爺跨上馬，叫聲『千歲！你的文書交與張太師了；我的文書，宗老爺卻不肯收，且等我去交在一個朋友處了，就來。』一面說，一面去尋著了衆弟兄們，便叫聲：『湯兄弟，倘若停一會，梁王輸了，你可與牛兄弟守住他的帳房門首；恐他們有人出來打攢盤，好照應照應。』又向張顯道：『賢弟，你看帳房後邊，盡是他的家將，倘若動手幫助，你可在那裏攔檔些。王賢弟，你可整頓兵器，在教場門首等候我，若是被梁王砍死了，你

可收拾我的屍首。這一張生死文書，與我好生收著，倘然失去，我命休矣！『分付已畢，轉身來到教場中間。那時節，這些來考的衆舉子，並那看的人，真個人千人萬！挨挨擠擠，四面如打著圍牆一般站著，要看他二人比武藝。』

且說那梁王與岳飛立了生死文書，心裏就有些慌張了，即忙回到帳房之中——讀者試想，這又不是出征上陣，只不過考武，爲什麼有起帳房來呢？一則，他是藩王，比衆不同；二來，已經買服奸臣，縱容他胡爲，不去管他；三來，他是心懷不善，埋伏家將虞侯在內，以備防護。故此搭下這三座大帳房：自己與門客在中間，兩旁是家將虞侯，並那些親隨諸色人等。這梁王來到中間帳房坐定，即喚集家將虞侯人等，便道：『本藩今日來此考武，穩穩要

奪個狀元；不期偏偏的遇著這個岳飛，要與本藩比試。立了生死文書，不是我傷他，就是他傷我。你們有何主見贏得他？」衆家將道：「這岳飛有幾個頭，敢傷千歲？他若差不多些就罷；若是恃強，我們衆人一擁而出，把他亂刀砍死。朝中自有張太師等作主，怕他怎的？」

梁王聽了大喜，重新整齊好了，披挂上馬，來到教場中間，卻好岳大爺纔到。梁王擡起頭來，看那岳飛雄糾糾，氣昂昂，不比前番膽怯光景；心中著實有些膽怯。叫聲：「岳舉子，依著孤家好，你若肯把狀元讓與我，少不得榜眼探花也有你的分，日後自然還有好處與你。今日何苦要與孤家作對呢？」岳大爺道：「王爺聽稟：舉子十載寒窗，所爲何事？但願千歲勝了舉子，舉子心悅誠服；

若以威勢相逼，不要說是舉子一人，天下還有許多舉子在此，都是不肯服的！梁王聽了大怒，提起金刀，照岳大爺頂梁上，就是一刀。岳大爺把瀝泉槍喀噹一架。那梁王振得兩臂酸麻，叫聲：『



槍挑小梁王

不好！不由心慌意亂，再一刀砍來。岳大爺又把槍輕輕一舉，將梁王的刀，梟過一邊。梁王見岳飛不還手，只認他是不敢還手，就膽大了；使開金背刀，就上三下四，左五右六，望岳大爺頂

梁頸膊上只顧砍來。岳大爺左讓他砍，右讓他砍，砍得岳大爺性起，叫聲：『柴桂！你好不知分量。差不多，全你一個體面，早些去罷了，不要倒了眉呀！』梁王聽見叫他名字，怒發如雷，罵聲：『岳飛！好狗頭！本藩擡舉你，稱你一聲舉子；你擅敢冒犯本藩的名諱麼？不要走，吃我一刀！』提起金背刀，照着岳大爺頂梁上，呼的一聲砍將下來。這岳大爺不慌不忙，舉槍一架，梟開了刀，耍的一槍，望梁王心窩裏刺來。梁王見來得利害，把身子一偏，正中肋甲縫。岳大爺把槍一起，把個梁王，頭望下，脚朝天，挑於馬下。復一槍，結果了性命。只聽得合教場中衆舉子並那些看的人，齊齊的喝一聲彩。急壞了左右巡場官；那些護衛兵丁軍夜班……等，俱嚇得面面相覷。巡場官當下分付衆護兵：『看守著岳飛，不要被他走了。』

『那岳大爺神色不變，下了馬，把槍插在地上；就把馬拴在槍桿之上，等令。』

只見那巡場官，飛奔報上演武廳來道：『衆位大老爺在上，梁王被岳飛挑死了，請令定奪。』宗爺聽了，面色雖然不改，心裏卻有些驚慌。張邦昌聽了大驚失色，喝道：『快與我把這廝綁起來！』兩旁刀斧手，答應一聲：『得令！』飛奔的下來，將岳大爺捆綁定了，推到將臺邊來。那時梁王手下，這些家將，各執兵器，搶出帳房來，想要與梁王報讎。湯懷在馬上，把爛銀槍一擺，牛鼻也舞起雙鐮，齊聲大叫道：『岳飛挑死梁王，自有公論；爾等若是恃強，我們天下英雄，是要打抱不平的！』那些家將，看見風色不好，回頭打探帳後人的消息，纔得出來，早被張顯把鈎連槍，將一座

帳房抽去了半邊，大聲喝道：『你們誰敢擅自動手，休要惹我們衆好漢動起手來，頃刻間叫你們性命休想留了半個！』當時這些看的人，有笑的，有高聲附和的，嚇得這些虞侯人等，怎敢上前。況且看見刀斧手，已將岳飛綁上去了，諒來太師焉肯放他；只得齊齊的立定，不敢出頭。

只有牛皋看見綁了岳大哥，急得上天無路，正在驚慌，忽聽得張邦昌傳令：『將岳飛斬首號令！』左右方纔答應，早有宗大老爺喝一聲：『住著！』急忙出位來，一手扯了張邦昌的手，一手攙住王鐸的手，說道：『這岳飛是殺不得的。兩人已立下生死文書，各不償命；你我俱有印信落在他處，若殺了他，恐衆舉子不服，你我俱有性命之憂。此事必須奏明皇上，請旨定奪，纔是。』邦昌

道：『岳飛止是一介武生，敢將藩王挑死，乃是個無父無君之人。



槍挑小梁王

古言「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何必再爲啓奏？」喝叫：「刀斧手，快去斬訖報來！」左右纔應得一聲：「得令！」得令兩字。尙未說完，底下牛皋早已聽見，大聲喊道：「呸！天下多少英雄來考，那一個不想功名？今岳飛武藝高強，挑死梁王，不能夠做狀元，反要將他斬首，我等實是不服！不如先殺了廝試官，再去與皇帝老子算帳罷！」便把雙鎗一擺，望那大纛旗桿上噹的一聲，兩

條鋼一齊下，不打緊，把那旗桿打折，哄嚨一聲響，倒將下來。再是衆武舉齊聲喊叫：『我們三年一望，前來應試。誰人不望功名？今梁王倚勢要強佔狀元，屈害賢才，我們反了罷！』這一聲喊，趁著大旗又倒下，猶如天崩地裂一般。宗爺將兩手一放，叫聲：『老太師，可聽見麼？如此悉聽老太師去殺他罷了。』

張邦昌與那王鐸、張俊三人，看見衆舉子這般光景，慌得手足無措，一齊扯住了宗爺的衣服道：『老元戎，你我四人，乃是同船合命的，怎說出這般話來？還仗老元戎調處安頓，方好。』宗爺道：『且叫旗牌傳令：』叫衆武舉休得囉唆，有犯國法，且聽本帥處置。』旗牌得令，走至滴水簷前，高聲大叫道：『衆武舉聽著，宗大爺有令：叫你們休得囉唆，有犯國法，靜聽大老爺裁處。』底

下衆人聽得宗大老爺有令，齊齊的擁滿了一階，竟有好些直擠到武廳上來七張八嘴的。

當下張邦昌便對著宗爺道：『此事還請教老元戎如何發放呢？』宗爺道：『你看人情洵洵，衆心不服，奏聞一事，也來不及，不如先將岳飛放了，先解了眼前之危，再作道理。』三人齊聲道：『老元戎所見不差。』吩咐：『把岳飛放了綁！』左右答應一聲：『得令！』忙忙的將岳大爺放了。岳大爺得了性命，也不上前去叩謝，竟去取了兵器跳上了馬，往外飛跑。牛皋引了衆兄弟隨後趕上，王貴在外邊看見，忙將校場門砍開，五個兄弟一同出來。這些來考的衆武舉，見了這個光景，諒來考不成了，大家也一闕而散。

低年級生叢書

本書係根據教育部頒佈之幼稚園課程標準編輯而成，可選作幼稚園正式課本；或初級小學之補充課本，內容文字圖畫並重，俾增加小學生讀時之便利及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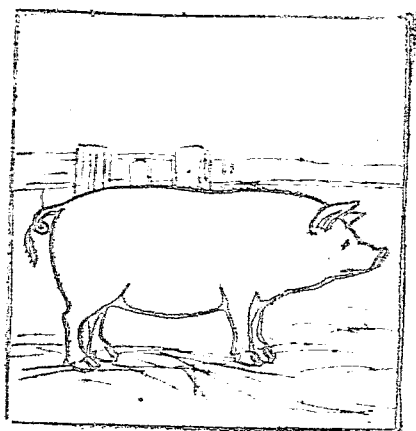
已出七種

三個小朋友
洋娃娃的故鄉
小妹妹的蝴蝶風
放風箏
遊園
遊園

許光	許光	許光	許光	許光	沈達	沈達	沈達	沈達
等編	等編	等編	等編	等編	年承編	年承編	年承編	年承編
售一	售一	售一	售一	售一	售一	售一	售一	售一
大冊	大冊	大冊	大冊	大冊	大冊	大冊	大冊	大冊
洋定	洋定	洋定	洋定	洋定	洋定	洋定	洋定	洋定
六價	六價	六價	六價	六價	六價	六價	六價	六價
分實	分實	分實	分實	分實	分實	分實	分實	分實

上海大眾書局發行

各省各埠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1.61
0.3
2

